

中华学府随笔

走近南大



主编 张宏生 丁帆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华学府随笔

走近
南大

主编 张其成 王帆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 颖

封面设计:邹小工

技术设计:何 华

中华学府随笔·走近南大

主编 张宏生 丁 帆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9.75 插页 4 字数 216 千

2000 年元月第 1 版 2000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764-9/G·937 印数:1—5000

定价:13.00 元



序：走近南大

张宏生

南京大学的北园虽然不大，但是错落有致，很有层次感，一砖一瓦都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感觉上与北美的“哈佛园”和“耶鲁园”有几分相似。走进学校大门，沿着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图书馆向右拐，走不了几步，就来到琉璃垂檐、古色古香的老图书馆。这似乎是一种不经意的安排，逆推出这所著名学府的一条轨迹，而老馆前矗立着的那块石痕剥裂、字迹漫漶的“两江师范学堂”碑匾，更是告诉人们，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可是，到底从何时说起呢？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像南京大学这样的构成方式的高校，恐怕并不多。首先是演变之繁复。南京大学的由来主要有两条线，一条发端于一九〇二年建立的三江师范学堂，经过两江师范学堂（一九〇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一四）、国立东南大学（一九二〇）、第四中山大学（一九二七）、江苏大学（一九二八）、国立中央大学（一九二八），发展到一九四九年的国立南京大学（一九五〇年开始去掉“国立”二字）；另一条发端于一八八八年建立的汇文书院，该书院一九一



〇年与宏育书院（宏育书院系由一八九一年建立的基督书院和一八九四年建立的益智书院于一九〇六年合并而成）合并，改名为金陵大学；一九五一年，金陵大学又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仍称金陵大学。这两条线在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时重叠起来，即以上述两校的文理学院为主体，建立了新的南京大学，一直延续至今。其次是派生之众多。据一九九四年在南京举行的中央大学第二届两岸三地校友联谊会的统计，与中央大学和原南京大学有渊源关系的高校有十余所，它们是：以文理两院与金陵大学文理学院为主体合并而成的南京大学；以工学院为主体衍生的东南大学；以师范学院为主体衍生的南京师范大学；以农学院为主体衍生的南京农业大学；以工学院水利系等为主体衍生的河海大学；以工学院航空系等为主体衍生的西北工业大学；由医学院为主体衍生的第四军医大学。还有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化工大学、无锡轻工业大学、江苏工学院等，也都可以上溯至同一个源头。堪称“超级母校”。值得提出的是南京大学的建校年代。现行的做法是从一九〇二年算起，也就是取中央大学（江师范学堂）而舍金陵大学（汇文书院）。其实，这两座高校都名重一时，各有所长，而且渊源极深，教师互相兼课风气甚浓，勉强划分主次，当然可以，若定高低悬殊，则无必要。退一步说，即使可分高低，却也和渊源之溯求并无关系。或者，这一成见的产生，除了南京大学的名称一九四九年即由中央大学顺延而得以确定，因而具有强势外，仍然和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有关。可是基督教和中国现代教育的关系并不能一笔抹杀，基督教在中国的办学历史也并不都是西化。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在当时基督教所兴办的几所著名大学如金陵大学、华西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建有





中国文化研究所，其活动包括设计课题，筹措经费，延揽人才，出版刊物等，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我想，对教会大学事实上的重估早已开始，而其所辐射的各个方面，也应该顾及到才是。“书院”这个名称很有意思，这是西方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传入中国后，最初无所对应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同。一八七九年，中国第一个被派到西方高校任教的学者戈鲲化把哈佛大学称作“书院”，把哈佛的校长称为“山长”，也是这种清末士人的心态的反映，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很够我们琢磨一阵子的。

世事翻覆，白云苍狗。倘从三江师范学堂算起，南京大学已有九十七年的历史；若从汇文书院算起，则已有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这一个世纪中，从外部来看，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内部来看，南京大学也几经变迁，叠有沿革。可是，万变不离其宗，当我们的目光作跨世纪的扫瞄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南京大学百年来的传统一以贯之，这就是读书做学问。“喜欢上海还是喜欢南京？”我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询问海外来的朋友。得到的回答惊人地相似：凡是经商的朋友几乎都喜欢上海，凡是文教界的朋友几乎都喜欢南京。他们喜欢南京，喜欢的就是这座六朝古都（或称十朝都城）所散发出来的浓郁的文化气息。这种文化气息实际上就是南京大学浸润其中的文化精神，而学府活的灵魂则是那一批批成就卓著的读书做学问的学者以及他们的一代又一代的门人学生。

中央大学设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堪称最高学府。而且，当年的“委员长”蒋介石一度还曾做过校长，于是人们难免过多地关注它的政治性。其实，学术和教育始终是这所学校的核心。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第一件是一九四三年顾孟馀辞去中央大学校



长后，教育部拟派原复旦大学校长朱南轩教授接任。但朱是国民党 CC 派中人，人所共知，于是学生们四处张贴标语，予以反对，终于不了了之。其后，又拟由教育部长陈立夫兼任中大校长，师生们以其为党棍，仍不买账。最后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风波这才平息。第二件是蒋介石兼任校长以后，有一次经过教务处，里面一位职员仍然端坐工作。蒋的随员指责此人对委员长不够恭敬，职员却认为此间既非中央军校，也非军事委员会，中央大学的校长过此为何要起立？我后来看电影，每次看到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或者外出巡视，所到之处，一片脚跟磕碰之声，就想起中央大学教务处的这位小小的职员。师生员工精神上的独立性，当然也反映出学校教育品格上的独立性。而教育品格的独立性，无疑又是整体学术是否有成就或成就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

南京大学在历史上的骄人表现，已经被永远定格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年代之中。当年的中央大学曾是全国规模最大、学科最全、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另外还有几件事，也能见出它的特点。第一、它的前身是中国自然科学的发源地。一九一五年，一群留美学子满怀科学救国的热情，在康乃尔大学建立科学社，逐渐延伸到各留美学生群体中。一九一八年，随着留学生纷纷回国，该社也迁回中国，设在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中国科学社”，其创始人任鸿隽、胡复明、熊庆来、杨杏佛、竺可桢等也相约到此任教，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并作为当时全国唯一的科学团体，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第二、它是中国出科学家最多的大学。一九八九年中国科学院出版的《自然辩证法通讯》第四期曾刊载署名为李佩珊的文章，列举了中国八百七十七名做



出较大贡献的科学家，统计其所就学的大学，结果中央大学高居首位，达一百一十五人，分别高于第二名清华大学（一百零八人）和第三名北京大学（六十二人）；第三、它是部聘教授最多的大学。所谓部聘教授，就是四十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学科推举一名最杰出的教授，由教育部直接委聘，作为全国同学科的“首席教授”。部聘教授不仅地位高，而且待遇优厚，月薪达六百元（一般教授为三百六十元）。当时全国共选出部聘教授四十五名，中央大学占十二名，位居榜首。我愿在这里写下他们的名字：胡焕庸（地理）、艾伟（教育心理）、孙本文（社会）、梁希（林业）、蔡翹（生理）、楼光来（外文）、胡小石（中文）、柳诒徵（历史）、常直导（教育）、高济宇（化学）、戴修瓚（法律）、徐悲鸿（艺术）。金陵大学则以农学著称。一九四九年以后，从这里走出的一批人在台湾大显身手，为台湾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仍留有口碑。这些，现在即使在南大，也不会有很多人知道。往深里说，这其实也正是南大学风的一种体现，即渊默深稳，不激不随。这种品格曾经使得南京大学确实实地成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注脚，却也在现代讲求“造势”的背景中一度使得其知名度和其实际地位严重不符。

在南京大学，营造的是读书的氛围，培养的是读书的种子，追求的是藏之永久的自我实现，所以在这里很少看到浮躁。南京大学有很多国学大师，海内知名，众望所归，但他们撰写的著作却并不多，以至于现在为他们整理著作都不容易，为南大人留下了半是惋惜、半是敬佩的复杂感受。可是当我们阅读黄季刚的读书札记和讲课手稿，披览王伯沆以五色作批的《红楼梦》和其他批点，展开汪辟疆劫后余存却已残缺不全的日记，不禁由衷地感叹“一代耆儒”的称号真是实至名归。这些东西若是整



理出来,该是多少《谈艺录》,多少《管锥编》?再世俗一些,又能衍生出多少“现代”论文?可惜现在的一些文章快手忽略了到这些尘封已久的宝库中寻觅,否则,批量产出的将会更多。在这些学者面前,我们要感慨一位先民的话真是说得对极了:“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些学者真是把学问看得太重了,重到甚至延伸于身心性命之中,所以老老实实地读书,本本分分地做学问。现代传媒能够造出许多“著名学者”,但大师的标准永远是在学者们心中的。吴梅一生所写的学术著作,恐怕还不如他的诗词曲多,现在的学生一般也不太知道他了。可他后面站着的任二北、唐圭璋和王季思等人,却提醒人们,正是这位大师,开辟了中国现代词曲研究的半壁江山(即使不说是大半壁江山)。在南京大学,教给你的就是这一份沉稳和静气,这一份意远旨厚的情怀,这一份聚沙成塔的耐性,这一份踏踏实实的心志。有了这个,当然可以举一反三,无往不利。

但是,虽然南京大学的不少前辈都是书生,但和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以“清、寒、苦、呆”所定义的书生又大不相同。那都是一些富有个性魅力而又善于领略生活的人。黄季刚先生颇有山水胜情,在中大和金大教书时,常有文酒登临之乐,玄武湖、夫子庙、紫金山等地常留下他的足迹。中大文学院院长汪东曾记述说:“金陵玄武湖,当清明前后,花开如幄,季刚行吟其下,尝顾余曰:‘此真花天酒地也。’”“花天酒地”之语传诵一时,也令人临风怀想,追慕不已。胡小石先生擅书法,工篆刻,又以美食家著称。二三十年代,他和胡翔冬教授经常光顾南京著名的六华春饭店,吃喝之余,偶然指点店家烧豆腐之法,以后竟以“胡先生豆腐”之名,成为一道名菜。更有耳食之说:胡小石在南京,可以走到哪,吃到哪,无需付钱,因为南京的各家名菜馆都



有他的墨宝。还有吴梅先生的文采风流。吴梅精音律，擅度曲，通表演，吹拉弹唱无所不会。春秋佳日，众弟子围绕身旁，一声清切，满堂生辉，传道、授业、解惑，全在其中。二十年代，夫子庙大石坝街发现李香君媚香楼遗址，吴梅流连忘返，有词咏其事，“武定桥边，立尽斜阳”数句，当时即播于众口，其缠绵之情，至今仍然不绝如缕。许多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南大人在敬佩他们的学术成就的同时，也记住了他们的生活情趣。当然，人们也常在问自己：在生活中，是否少了一份自信和随意？是否少了一点自我和洒脱？有些东西是不可重复的，但有些境界却是可以延续并且不断创造的。

一如中国的古君子所展示的风采一样，读书人从来不缺少社会责任感。遥对南大那些前辈，不知怎么的，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明末的东林党人，还有复社诸君子。人总是有两方面，或者说多方面的，出入经史，痛诋权奸和流连诗酒，吟赏风月，往往就是同一个人。黄季刚曾作为革命党人，参加过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三十年代中叶，他眼见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经常沉浸在巨大的沉痛之中。所以汪东先生在黄先生逝世周年的祭词中说：“季刚伤时纵酒，遂以身殉。”作为多年的朋友和同事，此言可谓深知其心曲。吴梅先生则经常把他的忧患之心表现在戏曲创作中，如以明末瞿式耜抗清为题材的《风洞山传奇》，以戊戌政变为题材的《雪花霏》传奇，以秋瑾起义为题材的《轩亭秋》杂剧，都记录了他的心声。还有王伯沆，在日寇攻陷南京之后，虽然生活贫困，却坚持不为日本人利用，拒不接受日据中央大学的聘任，甚至连挂空名领干薪也不允，以至于前来相劝的日本军官恼羞成怒，亮出了屠刀。在他身上，形象地展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古君子之风。所谓社会责任



感,表现在这里,就是为人的风骨,临事的大节,授业的过程,处事的轨则,像春雨浸润,无所不在。“欲立业,先做人”这一条,是每个南大人先要接受的准则。

我和丁帆自八十年代初先后来到南京大学,近二十年来,在这里读书、教书、写书,已经深深融入这所学校之中。我们感到,学风确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的东西。南大的诸前辈大都述而不作,他们的精神靠着一代代师生授受,也活在特定的环境氛围中。无论生前身后,他们都不在“风头”中,近年来的“国学热”中也鲜见他们的名字,这或许和他们所追求的境界正是相符的。他们仿佛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人们,什么叫读书,什么叫文化,什么叫学问。南京大学的过去是由这种精神支撑着的,南京大学的未来当然也少不了这种精神。本着这种想法,我们编了这本书。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告诉人们一点这种精神。当然,如果有人认为历史上的南京大学的学风有些保守,这本书也可以用鲜活的人和事,重新厘定创新的概念。

历史虽然始终是活的,但尘封太久,也难免面目模糊,路向多端,何况触及的仅仅是一角呢?历史上的南京大学曾经有许多成就突出的学院,这本书主要涉及的是文学院,不一定很具有代表性,因而选择上的偏重,就可能显得太过“专业化”了。好在我们的意图也并不是做校史资料汇编。不过,这样编集也有长处。首先,个体的丰富性,必然使得群体特色更加鲜明,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既饶有趣味,又能够增加其真实性;其次,文学院里虽然多是书生,却也并非百无一用,正好也可借机考察其文化担当和人文精神。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从比较特殊的角度给我们讲述一个故事,一个和现在的南大虽不相同,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故事。如果真能这样,



则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南京大学位于钟山脚下，鸡鸣寺旁。这个地方，自六朝时起，一直是国家的重要学府所在地，堪称千百年来人文荟萃的渊藪。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龙蟠虎踞，鸡鸣不已。近一个世纪以前，南京大学曾雄踞东南，和北方的北大、清华南北并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的开篇写出了辉煌的一页。我们相信，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人们仍然能够在这里听到报晓的“钟山鸡鸣第一声”。

一九九九年三月于南京大学

致本书各位作者：

《中华学府随笔》丛书第一辑现已正式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谨向各位为本丛书撰稿、赐稿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经各书主编和出版者多方努力，本丛书收入的多数文章均已取得了作者授权，但仍有少数文章或因年代稍远，或因地理阻隔，或因斯人已逝，虽经多方设法，仍未能与著作权人取得联系。为此，特向他们表示歉意，并请他们或其亲友见书后即时与出版者联系，我们将奉寄稿酬和样书。

地址：中国，成都市，盐道街三号，四川人民出版社

邮编：610012

电话：(028)6663390



目 录

序:走近南大 (张宏生) / 1

一 东南重镇

南高的学风 (张其昀) / 3

国立中央大学的传统精神 (高 明) / 12

——为创校七十周年纪念作

南游杂感 (梁实秋) / 18

学府梦寻 (叶兆言) / 20

二 巴蜀雄风

五十年前:战时大学生生活 (王成圣) / 31

沙坪之恋 (王作荣) / 42

梦回柏溪 (赵瑞蕻) / 58



——怀念范存忠先生,并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 松林坡忆往 (姚秀彦) / 75
由南京到成都 (徐国楨) / 81

三 校长剪影

- 郭秉文与南高、东大 (王成圣) / 89
罗家伦与中大 (何善川) / 97
顾孟馥轶事 (阎鸿声) / 105
记陈裕光校长 (沙兰芳) / 111
匡亚明校长二三事 (周勤初) / 119

四 教授风采

- 记清道人 (石三友) / 127
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 (黄伯易) / 130
黄季刚老师逸事 (程千帆) / 141
记吴瞿安先生 (龙榆生) / 157

——岁寒怀旧录之一

- 怀念匪石师 (霍松林) / 164
记卢冀野 (梁实秋) / 183
独向深山深处行 (吴翠芬) / 188

——忆胡小石师

- 一代耆儒王伯沆教授 (石三友) / 205
朱希祖家藏万卷书 (石三友) / 208
徐悲鸿:我的良师益友 (杨健侯) / 210

忆小缘先生一二事	(孙 望) / 220
罗根泽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周勤初) / 223
忆黄正铭师	(牟少玉) / 231
陈中凡逸事	(董 健) / 237
忆半个世纪前的东润师	(刘如璩) / 244
宗白华先生的思想和诗	(王聿均) / 247
忆方光焘黄淬伯师	(徐思益) / 255



五 岁月留痕

四八年前新鲜人	(曹祥麟) / 261
母校琐事	(袁家世) / 264
金大四年	(黎承富) / 267
母校之忆	(王文博) / 278
文学院的人和事	(杭立武) / 281
华东校际英语辩论比赛获胜记	(王齐兴) / 285
对母校的记忆	(叶天吉) / 287
南京爷爷	(王 宁) / 291





— 东南重镇

中华学府随笔·走近南大